



好看文丛

# 月之晨

邱碧雷

## 未完成 第二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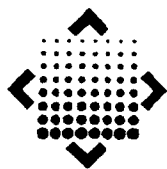
「电玩」 「动漫」 一代人的成长记录

中国电影出版社

长篇小说

# 月之晨

邱碧雷 著



好看文丛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之晨/邱碧雷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 10

ISBN 7-106-01926-7

I. 月… II. 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8032 号**

责 任 编 辑: 兴安 刘芳

封 面 制 作: 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公司

封面版式创意: 北京好看文化发展中心

责 任 校 对: 刘芳

责 任 印 制: 刘继海

**月之晨**

邱碧雷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 com. 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179 千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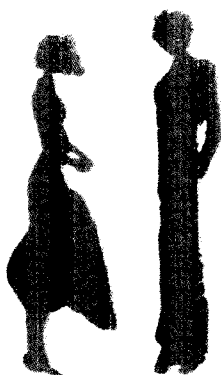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106-01926-7/I·0377

定 价 18.00 元

关于

# 月之晨

面对种种惨烈人生境况的大二学生艾立坚，几乎失去人生目标。与恋人的关系也处于胶着状态。这时他开始到大街上闲逛，心底一片空虚。过去和现在的朋友们也陆续出现在身边，形形色色的人好像行星一样围绕着他。女友无私的爱情让他觉醒，在他21岁生日的晚上，两人对着月光和雪花许下了平生最重的愿望。但是这之后男孩子失踪了……当两人在夏天重聚时，心情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是聚？是散？不知道两人怎样度过那漫长的夜晚，之后的路又会怎样走？



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010-64211658 64210708 64215659



## 作者简介

□邱碧雷，本名何楠，1983年11月生于北京。三岁时能认识1000多个汉字和50多个英语单词，读了近百册图书，并能熟练操作英文打字机，被国内外媒体誉为“神童”。2002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十中学。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本书是其第一部小说。

□现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专业。



## 好看文丛

|          |         |
|----------|---------|
| 《蛊之女》    | 李西闽/著   |
| 《替补爱人》   | 吹咯咯/著   |
| 《东北人咋的了》 | 田金双/著   |
| 《空手套》    | 王刚/著    |
| 《出了问题》   | 邱华栋/著   |
| 《寻枪·跪下》  | 凡一平/著   |
| 《谁的莲衣》   | 西门大官人/著 |
| 《死者的眼睛》  | 余以键/著   |

责任编辑：兴安 刘芳  
电子信箱：xingan2000@163.net

# 月之晨

## 目 录

没有唱响的挽歌 ( 1 )

三个不安分的孩子 (39)

醉在月色中 (68)

另一种生活 (96)

再见，银色沙滩 (123)

月光飞雪 (158)

离别的钟声 (196)

Alpha and Omega (236)



## 没有唱响的挽歌

不敢想像那灵魂出窍的时刻，眼睛突然被红色覆盖，那一团软软的红白相间的东西怎么会是个人？如果当时我嘴里吃着什么东西，那种恶心准保让我几天无法进食。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并且怀疑现在走在大街上的这个人倒底是我，还是仅仅一个具有“我”的形体的躯壳。

刚才亲眼目睹了一次死亡的来临，那个男子短短几秒钟就从活生生的人变成血淋淋的、不辨形状红色块体。肉体撞击金属的时候，连声音都很微弱——对，除了刹车声我什么也没听见。那个男人来不及叫喊，就到地府报去了。原来死亡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我还以为，鲜血流出来、五脏六腑破裂、骨骼粉碎时会很疼，大脑里面会像进了蚊子一样嗡嗡叫。老天眷顾那个倒霉鬼，运煤车的保险杠不偏不倚撞中他的额头，还来不及觉得疼呢。

不久前在游泳馆里还看到有个女孩的头磕到跳板上，当即晕了过去——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坠落水底的姿势都美不胜收——不过，毕竟不是什么幸事，要是磕在跳台上，那生还的机会可是微乎其微。这世界百分之百昏暗得像末日的前夕，似乎灾祸就在身边盘旋，等到飞累了就落下来。就这么简单，没什么前兆。什么命运啊，修行啊，全是扯淡，还不如贝利的世界杯冠军预言可靠。人生祸福



岂是常人可以预料到的？噢，对了，七天前有个算命老太太在街上掉进下水道了，等救上来心脏病发作，不一会儿就完了。那还不气死？给别人算了半辈子命，竟然算不出自己该掉下水道！真有种虚脱的感觉，这一个星期里目睹了两起死亡，自己，某天也会步他们的后尘吧。像我这样淹没在人海里的小不点，消失了也不会有人发觉。

心头一阵发紧，喉头充溢着 PH 远远小于 7 的液体。我该回家了，人总该有个家吧。可是实际上我没有，虽然有房子，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一个人住。有的人无处安身，却有个幸福的家，有的人坐拥豪宅却搞得妻离子散。而我，一间斗室一盏孤灯，还有一条垂在梁上的电话线——需要上网却懒得收拾——于是造成了这么一种类似悬梁自尽工具的怪物，远处看还像条蛇，实在有些滑稽，不过我不嫌弃，因为它至少给我带来一个家。

走到家门口突然想到“网恋”这个问题，不禁笑了。那些痴男怨女可真是，明明理想的另一半就在身边却看不见，非要到电话线那一边去找伴儿。既看不见人又听不见声音，要是和文字谈恋爱不如去看小说。皆大欢喜的结局没看到几个，倒是有一堆晃司和拓人<sup>①</sup>的悲剧，撕心裂肺，死去活来，伤感情！人到青年，丧父、丧友或者丧偶，哪个打击更大？不言而喻。近年自杀率有上升趋势，跟这有关？我作为一个资历还算比较深的网虫儿，倒是没

---

<sup>①</sup> 日本著名同性恋耽美卡通漫画《绝爱 1989》的两个男主角，作者尾崎南。





在网上找到伴儿，更没什么家。不过，要好的女孩却真有一个——当然，现实生活中的。因为她，我都不像个男人了——我是说对别的女孩兴趣大减。可是见面并不频繁，好在还能听到她清亮的声音——只能打电话。因为爱她的声音，所以爱她的人，算得上有些盲目，而且有点柏拉图。我上面说的家，就是指这个了。

其实纱绮是个美丽的少女，和她的名字一样动人。见过她的人都可以作证。她是我高中的同学，现在在一家日资企业做兼职翻译。那时候的故事和无数传滥了的校园纯情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惟有高考前一天的晚上，我在学校花园里拥抱了她一下，礼节性的，作为分离时的道别，就这么多而已，惟一的身体接触——那三年里。直至今我也不敢确定那时候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太简单了，但是，至少，比一般朋友还是稍稍近了一点儿。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和她开始电话联络。

倒不是我不想和她在一起，与一个清凉的美丽少女相处当然不是什么令人不快之事，那时候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就算我们彼此都想相见恐怕也没那么多时间。浪漫这东西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我也曾一早跑到她家门口去敲门，纱绮倒是很热情，不过我则觉得有一些拘束，那时候我还不太习惯独处。她的房子比我的大得多，而我，只要处在稍微空旷一点的环境就感到不安，像个孩子，总是需要躺在妈妈怀里。我感到纱绮柔软的身体贴在我背上，双手环抱着我的腰，温柔程度绝对 100 分。可是我还是和以往一样给自己找别扭：即便是这样亲密的接触也不能确定



是否是爱，或许只是一种感官饥渴的临时渲泄？小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人被扔在空旷的广场上，天和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才消弥边界。自己仿佛身处另一个次元：一个没有上下，没有左右，没有内外，没有时间的单纯空间里。不安在心房和心室里不停打转，随着血液蔓延到身体每一个末梢。我想找到一个可以判定存在的标志，可周围除了灰白的水泥地外什么也没有。那种恐惧始终在心头挥洒不去。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渴望拥抱，讨厌空旷的环境。可是纱绮并没有理由突然地拥抱我，就像她没有理由让我叫她妈妈一样。惟一可以成立的猜想，就是——她和我一样，至少是有许多共同点的人。

像她这样，身高1.70米，三围尺寸92，62，90，肌肤光洁细嫩，性格稍微有些任性，比较开放，怎么说还是个可爱的女孩。和我这种人——身高1.76米，体重63千克，准大学文化（因为还要两年才能毕业）却又与主流文化几乎格格不入的“雅痞”，有什么相同？也许，我们都是格外渴望做孩子时感觉的人啊。现代人成熟之后才发现童年的美好，所以……几天前我还看到有个女大学生手里捏着个奶瓶，我也说不出什么了。现在看来情有可原，如果没有纱绮，我可能做的比这还极端。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高中同学 Frances，高中一毕业就找个幼教的工作干上了。她那个幼儿园我去过，是个社区内的私立幼儿园，设备简单，也没有多少孩子。我去的时候她正让孩子们排好队玩跷跷板，那认真劲儿不亚于摆弄天平，笑脸比那天的阳光都灿烂，笑得比任何一个孩子都



开心。那时候 Frances 19 岁，却像个 5 岁孩子。她高中时却是整日埋头于书海，极为刻苦地攻读。虽然她的成绩不是班里最好，却最受老师们的喜爱。我们所有的男生都曾对她生出莫名其妙的好奇心，因为她那个时候实在是太沉默了，好像班里的一切与她都没有关联，想从她眼睛里看出什么思想都很困难，她是个神秘的少女。某位老师曾经断言 Frances 将来一定能成就大事业，可想不到她居然跑到这里当孩子王，这说明别人的期望靠不住。她要是按老师的期望去考重点大学，肯定能上，但是我们又要看多长时间的她不笑的脸？欢笑的 Frances 最美丽。现在我还想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她，或许现在的她会变得更加动人。

回家我给纱绮打电话，依然是那个柔美的声音：“阿坚，是你吗？回家啦？”

“给我做饭吧。”我说。

“怎么了，你的声音听起来好疲惫啊，遇上什么烦心事了？告诉我吧，毕竟有些问题两个人分担更好。”

“那，我告诉你。我，刚才，碰上了一起……惨不忍睹的……车祸。”

我不由得将字与字间拉长了一拍，因为我不知道对这种事情该采取什么态度。高兴不起来是当然的，而悲伤又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事不关己吗？实在触目惊心，而且目睹如此轻易和惨痛的死亡，自己也对生存状态产生了些许怀疑。车流人流仍旧在马路上涌动不停，可那个无辜惨死者的血，却永远渗入到那片土地中了。人们很快就会将这件事如捅破水面的气泡一样忘掉，只留下死者的家人一



生痛心。

“惨不忍睹啊……”纱绮的声音有点颤。

“是啊，脑浆都快流干了。”这是实情，那个人的脑袋确实被撞碎了，像个摔扁的巧克力蛋糕。

“晚上我怕是会做噩梦了，只有被你抱着才能感到些安全感。”她一直这么说，却很少被我抱过。我们曾经一起睡过午觉，除了觉得身边的香水味浓了一点，还有纱绮穿的粉色V字领背心挺漂亮之外，也没什么感觉。而且，两人之间隔着两三厘米，却没有有意的接触。

当时的关系真是微妙，远一分则疏离，近一寸则狼袭。还好还好双方都是理智的。

不过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幸福，虽然言语上没什么遮拦，行动上两人可都极度谨慎，要是像莱因哈特<sup>①</sup>一样酒后失言做出什么，后果我们是谁也负不起的。

“奶奶去世的时候很平静，妈妈居然在灵床边睡着了。爷爷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死亡……对我真的没有什么概念。太单纯了吧，我都20了。你怎么会想起这个？你如果走了，我还能倚在谁的怀抱里呢？”她的声音有些像折笠爱<sup>②</sup>，

“被月华扫过的窗前，是否留下过你的身影？……”

---

① 《银河英雄传说》的男主角之一，银河帝国皇帝，因酒后神志不清要求女友希尔格尔留下而莫名其妙地和她结了婚。

② 日本动画配音演员，代表作有《天地无用》的魇呼、《新机动战记W Gundam》的卡托鲁·兰巴·温纳、《樱大战》的藤枝司令等。



她近乎自言自语地轻声询问。电话里她可以不必顾忌自己的仪态，即便是笑得淑女风范尽失或是花容月貌失色也没人知道。“长长的影子留在我心里，可影子的主人已经不在……”

隐约之中我也曾有过睹月思人的怀想，正是因为这种忧思心绪，才使我下决心打电话给纱绮。“因为我的渴望，因为我留给你的怀抱……”我也轻声接着，“我知道你在天边的某个地方，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回到我身边。”

我很清楚她想念我的真意，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只为了寻找一个呵护、关心自己的人。所以，我不能断绝她的希望，就在两句话间把她从天涯拉到身边。难免会水土不服，但是，这样的依恋，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我想我死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感觉都没有的，也不觉得恐惧，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某个夜里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我孤独地走在大街上，就像平时无数次那样，刺耳的车声呼啸而过，把风带得转变了方向。听不到鸟儿的鸣啭，看不到阳光的飞扬，天空压着乌云，地面不停震颤，轰隆隆的巨响从大脑内部爆炸开来。之后，街上的行人——全部变成了累累白骨，像被亚马逊食人鱼清理过的一样，干净得能直接作为实验室的标本——然而他们还在走着，说着话，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形体的变化。突然所有的人都停顿了一秒钟，之后所有的白骨就像有人下了命令一样，同一时间内跨塌了，陷入了地下。好久好久过去，地面上仍旧残留着惨白的骨骼碎片，而他们的脸却在空中对我冷笑，好像我身上聚集了全世界所有的邪恶，所



有的不公，所有的罪孽，一切伪装都不起什么作用。这时一团火焰从天而降，天空中狰狞的面孔瞬间消失了，于是，梦也就醒了，我吃惊的发现我的右手把被角攥得紧紧的，左手拉了两下竟没拉出来，一身的冷汗。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那个梦吗？”我勉强牵动嘴角笑了笑，问。

“哪个噩梦？那个大街上全是白骨的噩梦？”

“其实，那或许是我心里的真实情景。”

“不会吧，你不是那样的人啊！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何必呢？你真觉得世上那么多的坏事都出自你的原因？你是个好人，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纱绮的声音里带有些许紧张。

我说：“其实我也不想死的，只是最近接连目睹的死亡事件，实在是频率太高了一点。”

“那并不代表你会死啊，你要是死了，我会伤心的。喂，你不想让我伤心吧？”纱绮轻声在耳边吹气，搞得我心头痒痒的，郁闷的心情也消减了不少。这是超必杀，可以把容易莫名狂躁的男孩子瞬间从饿狼驯服得像头小绵羊，纱绮是深谙此道的。

高二那年我拼命地跟我们学校那个长着世间罕见的标准立方体头颅的副校长找别扭，生闷气，暗地里对天对地对耶稣对释迦牟尼对努尔哈赤对萨达姆对灭绝师太对碇元渡<sup>①</sup>诅咒：长立方体脑袋的亲生父母死在地下尸骨不得

---

① 《新世纪福音战士》男主角的父亲性格阴沉、老谋深算。



安稳祖上化为厉鬼令其一生日夜不安子孙后代男子代代为奴女子世世为娼……这话实在没有水平而且是抄的<sup>①</sup>，不过听起来让那些上年岁的人心惊肉跳也就够了——如此恶毒的诅咒简直令神都为之汗颜——所牵扯到的人之多办起来棘手至极。就在我整天把这段说辞翻过来掉过去炒冷饭时，纱绮用一种甜甜软软的声音对我说：“你这是怎么了？”

“没……没什么……”我一时张口结舌。在她面前，我找不出任何适当的理由放纵自己歇斯底里。

还有一次当我大叫“看到我的人都要去死”<sup>②</sup>的时候，纱绮适时地出现在我面前：“这个星期天，有空吗？”

就这么着，该去死的拣了一条命，而我也在那个公园的小小约会中把这些事都忘了。看来我真的是 Fallen in the love（坠入爱河）了，因为在这个状态下的人智商尚不足正常状态下的四分之一，而感情波动的振幅却大起大落，至少也是  $y = 6\sin x$ 。

“喂，阿坚，猜猜我现在穿的什么？”我在电话里许久不出声，纱绮听上去有点着急。这样的问句有点挑逗的色彩，不过对我来说就跟把拍蚊子叫做“追踪随风飞扬的天使”一般，气氛不足滑稽有余。

“现在？”我看了看表，下午六点半；看看外面，天还没有全黑，“9月底了，还穿那么薄的裙子哪？”

---

① 这段文字引用自金庸《倚天屠龙记》，灭绝让周芷若发的毒誓。

② 《新机动战记 W Gundam》中狄奥·麦克斯韦的著名台词。



纱绮出人意料地耐寒，去年冬天干冷干冷，她还穿着短短的乳白色套裙，丝袜也只有薄薄的一层，我看着都冷得心疼，她却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次换裤子了，是我昨天新买的衣服啦。哎，阿坚，你说我把头发做成什么样子的为好？”

我笑了笑：“随你去好了。”其实不管我怎么说，纱绮还是会按她的意思打扮自己，所以我也就不多发表意见。不过有时候看到杂志上或是电视中有什么好看的设计，我也会告诉她让她借鉴。“不是我照你的意思打扮，而是我俩的意见碰巧相同罢了！”她总是这样说。事实证明好像确实不用我多插嘴，她的眼光很独到，每每把自己打扮得俏丽可人。当然这时候我也不会吝惜赞美的语言。

她有一头柔顺的秀发，经常扎一条银色的发带，打着大蝴蝶结，就像个未谙世事的女高中生。假如穿上水手服的话绝对没人认为她已经 20 岁了。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显得大一点，她下狠心把垂在前额两旁的头发染成天空一样的蓝色，不过说实在的，看上去更显小了。虽然不够成熟，但是真的特别可爱。

“看来我还是没学会怎么长大。要不然做成了这样……是不是很可笑？我自己拿的主意有时候也不太灵。”

“很可爱啊，就像……”

“什么？”

“玛格莉特·布莱特尼！”

“那是谁？我根本没听说过。”

“我也……没听说过。”





接着就是爽朗的笑声。我经常用这种方式逗她，什么“格文·特林顿”、“阿纳贝尔·迪拉兹”、“松山英二郎”、“夏侯十三”之类，都是些似曾相识却闻所未闻的名字，都是我偶然想起的。

“至少你还喜欢吧？其实这样就不错。”纱绮说。

“对，别改了，这样真的很别致，为什么非要跟大多数人一样呢？”我说。

“知我者阿坚也！”她笑道。“Knowing you is Knowing me and Loving you is Loving myself。”<sup>①</sup>

我说。“得了，别串歌词了。”

“那做首诗吧。啊！秋天——”

我无话可说。她完全不在意那些恐怖的体验，独自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乐园里。现在能做到这个境界的人不能说没有也是凤毛麟角。不过，这究竟是超脱还是缺心眼呢？

“啊！秋天”——

“有了什么灵感了吗？”

“啊！秋天……除了这句啊秋天之外……什么也没想起来！”

我不禁失笑，抒情了半天居然是这么个结果。

“和路易斯·莱维斯一样滑稽。”我说。

“又是谁？”她问。

“好象是格林纳达的一个作家……还是肯尼亚的或者

---

<sup>①</sup> 了解你就是了解我，爱你等于爱自己。实际上这并不是歌词，不过纱绮是用一种近似音乐的方式哼唱出来的。